# 小峴山人詩文集

# 小峴山人文集卷四

無錫秦　瀛淩滄

## 重修武康縣學記

古者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衆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而治教隆三代以來未有易之者也秦時學廢至隋唐之際天下始立學然惟通都名城有之又或有夫子廟而無學舍宋慶歷四年詔天下皆立學迄於今下州小邑無不有學蓋綦盛矣顧縣之有學縣大夫惟春秋釋菜一莅其地校官課士其賢者亦惟帖括是務而先王建學明倫之意

多闕不講是所謂學者存其名而喪其實士習之皆窳民風之澆瀉率繇乎此武康縣學創自宋天聖中爲最古而規制頹陁厥後屢有興作具於縣志乾隆甲午己酉間一再葺治近又日就壞圮江右龔君濬宰斯邑謀所以修之者會邑人費明經樹木亟請於君適偕司教徐君寶與龔君大有督其邑之士民輸貲庀材而明經實司其事先大成殿次門廡齋序鄉賢名宦祠以及明倫有堂魁星有閣皆沿其舊而重新之又度地遷啟聖宮及忠義節孝祠而增爽塏焉別於明倫堂之東建文昌閣桃李蹊宮牆之西築一簣山亭牆外繚以周垣鑿

泮池而構石梁其上功宏費鉅其制咸視舊有加余考宋自南渡以來浙江人材之盛甲天下朱子講學浙東士之承其學者各有淵源洎於元明黃溍柳貫吳萊宋濂劉基章溢之徒皆出乎其間而浙以西或遜焉邇者婺處溫台諸郡其學漸衰而杭嘉湖三郡人文甲第乃大盛於昔然士都溺於詞章其講肄先王之學以自淑而淑諸人者邈焉無聞今龔君令武康首汲汲於此蓋不惟以科舉之業期茲多士將使邑之人游於庠序學校無不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以興起於學夫學校者教化之本教化者治之本也武康小邑耳由

邑而推諸郡由郡而推諸天下邪慝不作而氛亂不興胥是道也是役也經始於嘉慶元年丙辰二月落成於三年戊午九月余以五年庚申十一月爲文記之屬余文者邑明經徐生熊飛也

重脩海寧州學記

海寧州隸杭郡舊爲縣其學稱海寧縣學乾隆三十八年

詔升海寧縣爲州而學亦因之升雖地僻濱海

高宗純皇帝閱視海塘屢駐蹕焉實爲

聖人過化存神之地州之人士沐日浴月龠當夔鼓軒舞於休明之郅治是則右文興學固有教化之責者之事與海寧于古爲鹽官宋紹興中重建學宮吾郡胡公珵記之中爲大成殿殿後爲啟聖宮旁爲明倫堂前有頖池則淳熙初鑿也嘉慶三年瀛以監司按部數至海

寧謁孔廟堂廡寢筵槫櫨榱桷大半隊剝弗及時治懇
㷉頹圮迺鳩州人謀所以輸貲而訓工者州人踴躍趨
事共輸錢若干緡梓匠陶旊輻輳畢臻越一年工成嗚
呼古者三代聖王之治無不一出於學自二氏之教行
浮屠老子之宮雖婦人孺子且有耗金錢以事崇奉者
若黌序或反置之今海寧學久不脩而其士民樂瀛之
有是舉也景附嚮從受命恐後亦可見人心之所同然
仁義禮知之德凡民實與聖賢同具擴而充之無不可
進於善而孔孟之教漸摋於斯人者久而不泯王者因
之爲政以興禮樂以同風俗其不以此也夫抑海寧自

宋張無垢先生以來代有賢喆近如陳文勤公在
高宗純皇帝初年爲宰輔以理學著稱今生於其邦者
既習聞鄉前輩之風由是士皆務有本之學藴道畜德
發聞鄉閭以出而爲用於
朝廷而型仁講讓民俗日淳則風教之原於是乎在工
既蕆州人請記其事乃不辭而爲之庸諭州人愼毋外
名教隳禮義以負右文興學之意焉時知海寧州事張
玉田涿州人學正李作贍永康人訓導汪崇龍游人

## 。重修新昌縣學記

三代以上。聖王之治。無不一出於學。其德則仁義禮智。其行則孝弟忠信。其術則詩書禮樂。其時自上達下無不立學之地。其子弟無不學之人。瞽宗之典。大胥之徵。胥是道也。三代以降。教尼不行。學或隆或替。要皆失聖王所以立學之意。而學乃不在上而在下。繇是有異端之學。詞章之學。科舉之學。雜然並興。紫陽朱子奮然於千載之下。以斯道為己任。所至浙東各郡縣。流風餘韻。迄元明弗衰。而新昌則亦朱子讀書地也。新昌故有學建自紹興十四年。在城之東南。自南宋逮今。廢興棊矣

乾隆中邑人呂基緒嘗獨修大成殿及東西兩廡餘三十年復就積修其從子保又出私錢撥時召工舂築塗墍廟庭堂廡講舍學廨靡不畢新經始以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考成以嘉慶五年四月朔日計糜白金若干兩有奇呂故新昌著姓基緒等先後興事不匄官緡不謀它姓其慕道嚮義之誠無遴於財而勇於善殆亦聖人之教浹於人心者如此其至邪學既成會權新昌令莫君景瑞得替來杭州偕學博陸君以誠項君其琳請記於余新昌雖小邑其民風俗淳朴非浙東它縣之所能及且其地多名山天姥南明諸勝磅礴扶輿並其

鬱爲人文又有朱子之遺澤涵濡泳沫數百年於茲後之人當必有挺風感起者而教育薰陶以共成一邑之治則又賢有司與師儒責也夫堯舜之道得孔孟而著孔孟之道得朱子而復明入斯學者不徒習夫筐篚籩豆金革綴兆之器升降作止盤辟綴兆之容而已余故舉聖王所以立學之意以告新昌之士毋惑歧途毋狃俗學居敬窮理以立其體而知類通達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其施之天下則人才陶淑而有化民成俗之美此朱子之所以爲教而卽聖王立學之意也夫

## 重修義烏縣學記

義烏故秦烏傷縣其建置最古而縣學之建則自宋崇寧後遷徙不一南宋時朱子講學浙東而呂成公亦產於婺徐文清游朱子之門能闡其師說以迄於元明薪火弗絕明初宋文憲得黃柳之傳以著作爲開國文臣之首而文節王公其文章實與之埒卒以抗節死雲南蓋不獨天地精英之氣與夫人文之運聚於一方且奮秤於一時亦由朱子扶世立教。緜延於二三百年之人者。其功至大且遠也。我

國家尊崇正學海內人士靡弗識所嚮方而義烏學人

未修缺焉有待海寧楊君秉初余曩所舉孝廉方正也以嘉慶九年攝義烏教諭事爰諗諸縣大夫長白廣君住訓導陳君一枝暨都講張翻等各獨緡爲倡不兼旬而貲集庀材鳩工閱兩月竣事共糜白金二千兩有奇殿廡門屏既飭既治董其役者前教諭余君璠訓導李君錫齡也余惟學校之教所以復人性而成人材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上之天地民物得其理下之仁誼禮知孝弟忠信致其實古來教化之興調風正俗率由乎此義烏向稱望縣人物之盛接迹於古今幸逢

右文之代轉遜焉無聞豈人材放失果不如昔歟抑地

氣爲之歟楊君以學博權事於茲躬先倡導材不賦而
羨事不勞而成推其意以勸學而講秇詵詵多士日漸
月摩以漸無愧鄉前輩之風當非僅以辭章佔畢爲足
媒爵祿貿軒裳云爾也余方位於
朝楊君以余嘗官浙中樂聞斯舉寓書京師乞記其事
余聞學在縣治之西繡水繞焉城外諸峯聳翠環碧諸
生入學鼓篋知必有聞風興起者矣

## 重修欽州學記

欽州僻在海隅距廣州且二千餘里山川輿遂地連安南於嶺嶠最爲荒遠顧自漢晉以來人物如甯純能以詩書教其宗人蠻俗嚮化原悌策試賢良得上第厥後姜神翊官刺史令行政肅子人輔以制策舉等歷中書門下平章事直諫有聲之數人者皆名炳史策亦云盛矣州學舊在城南門外宋治平元年移建城東自是遷徙靡常今學在城內州廨之右明嘉靖間始拟康熙三十四年游擊陳君名誥者因其舊而加繕治焉大成有殿明倫有堂崇聖有祠兩廡及名宦鄉賢亦有祠以迄

戟門欞星門月臺泮池之屬靡不備歲既久復就傾隳知州事堯君慨然曰學校者治之本也其曷可緩迺首獨金爲倡而學正楊君訓導何君共襄厥役工竣州人刑部主事馮君敏昌丐言于余馮君高才博學崛起荒徼海內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有馮君於以知川嶽靈淑鬰閟逖邇而學校爲人材所從出學興則材盛自玆以往風教所蒸欝爲翹秀彬彬乎意必有如甯氏姜氏者排肩而起馮君豈得專其美歟宋淳熙中州守相州岳霖有事州學南軒張子記之以爲人材造就必有化行成俗之美今

國家醲化四洽日所出入涵詠道惪諸君興學之意不
異岳侯惜無大儒若張子者為之記其事也夫士風淳
則民俗亦淳山陬海澨含生負氣之倫磨揉遷革消其
頑獷之習以日臻朴茂余方司臬粵東與有彌教之責
而適樂觀其成應馮君之請而為之記不亦務歟學以
嘉慶某年某月始工訖以嘉慶某年某月計糜費四千
兩有奇尭君名懋德四川峨眉人由舉人知是州楊君
名汝桂某縣人何君名廷璸某縣人例得並書

## 重修東林書院記代

吾邑東林書院、昉自宋楊龜山先生、政和中倡道東南、流寓於此、明顧端文高忠憲諸公、相繼營構、講學會友、爲一時海内人宗、而鉤黨之禍、以起、書院亦燬、逮入

本朝撫吳使者睢州湯公商邱宋公儀封張公先後道無錫、必瞻謁道南祠、與諸生講求性命之學、崇堂修闢、悉復舊觀、道南祠者、在書院之左、祀龜山先生、以及配享諸君子者也、它如燕居有廟、三公有祠、依庸麗澤有堂、再得有廬、肄業諸生有舍、最後則時雨有齋、百數十年以來、歲延院長、主講席、脩脯膏火、取給於官租、既又

貲罰鍰以廣其額至於今無廢然所謂肄業者不過習科舉之業商邱公之書院記曰學者務為記誦佔畢稗販以馳騖於利祿得失之塗蓋去前人刱設書院之旨遠矣嘉慶二年錢唐費公來撫吳時桐鄉馮編修鷺庭為東林院長見書院久未葺且舊制略備而學舍未周具言於公公故嘗守常州履至書院矍然曰此使者責也遂首捐俸緡僚屬咸樂為助屬某董其役而某復與邑人同集金若干兩揆時庀徒鳩而新之增建學舍十楹而門外舊址之廢為圃者歸其直於圃人繚以周垣高其閈閎以通行者工既訖存其羨而取息焉課之日

得若干緡給諸生膳來觀者僉曰惟茲訓工繫公之功至是公已遷兩江總督今年夏以閱武過此躬詣東林周覽堂齋徘徊久之於戲推公之意方今
治化日隆天下共偕於蕩平之路無復有朋黨門戶之患而諸生詵詵從業日鑴月劘將使游乎道德之圃獵乎仁誼之圃若僅務為記誦佔畢稗販如商邱公所云者豈惟非前人捌設書院之旨抑亦豈公之所望於諸生與是役也經始以四年三月落成以是年十月某不敏竊嘗與於茲事爰書顛末並列名款如左礱諸石庸諗來者

重脩敷文書院記

敷文書院在鳳山門外萬松嶺上舊名萬松書院建自明宏治中浙江右參政周木其後屢脩屢圮

國朝康熙間巡撫范公承謨重建伏遇

聖祖仁皇帝南巡幸書浙水敷文四字以賜書院易名

敷文始此雍正十一年

詔直省各建書院給帑金頒經籍焉乾隆辛未以來

疊邀

太上皇帝時巡駐蹕

寵錫詩章多士于于喁喁樂觀

國光藝林盛事亘古未有歲乙卯瀛承乏監司頻過此見廨廡傾欹堂室滲漉院長及諸生秖以課日來會平時則不復居書院會前撫覺羅吉公檄瀛司院事無何吉公遷粵督去而今撫長白玉公來瀛亟請于公葺而新之以嘉慶二年四月經始六月訖功歷費錢五百緡有奇而缺者完蠹者堅黝者堊墝者凱適御史仁和潘

德園先生以

予贊在籍延之爲院長諸生既慶得師而又樂書院之重新也十一郡之士一時翕集絃誦之聲倍盛曩昔余聞古者書院之設自南宋始○領之以山長○有講誦之益○

有肄習之美實與學校相表裏。及其既衰。鹿洞嶽麓僅存其交。而先儒之遺迹泯焉。且自舉業興而所謂講誦肄習者。區區帖括之末。近來學者。日趨苟簡。百家諸子之書。且束而不觀。而聖賢脩齊治平之學。其討論及之者尠矣。兩浙山川雄秀人文甲海內而省會爲多士輻輳之地我

國家蕃戎化育涵濡漸漬大吏甄其才之尤雅者錄入書院日有給月有膳又禮請名師以程課之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今省會之有書院若干一郡之

後造相與觀摩既無患其獨學無友而又得師而從指講口授可以知所嚮方學者闚六籍之精微探聖賢之奥窔他日出身加民發於事業皆殖本于是而非徒以其文云爾也余為識重脩歲月而并為述所聞以告諸生其講余文者則監院候補教諭陸夢熊仁和人馮俊倬桐鄉人俊倬郇董斯役者例得並書

## 烏鎭分水書院記

烏鎭舊名烏戍湖州之烏程歸安所治地也鎭之東爲青鎭隸嘉興之桐鄉煙火相望故又名烏青鎭鎭有墩焉浙西之水發源天目歷苕霅入瀾溪分九派而匯于鎭明同知羅斗就水口築墩曰分水墩桐鄉沈兵備青齋世居于是乾隆丙午兵備自山東運河道任歸懇其鄉人失學無師而人材之卽于呰窳也建書院于墩之上卽顏曰分水前後屋凡若干楹堂廡庖湢畢具歲延師課生徒其中以一鎭而聚三邑之士烏虖盛矣今年春兵備及桐鄉令李君廷輝以膏火絀于貲謀諸余爰

借守令各鐫俸緡而延平湖進士徐君爲主講古者士無不志于學。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設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以董之。無非學。卽無非師也。蓄野處之秀。教而成之。可爲鄉大夫之選。不教則將入于莠民而不自知。于是董之以師。講明于孝友睦婣陶淑于詩書禮樂。磨揉遷革。而俊造繇是出焉。烏鎭故吳地。吳越之民多秀而習俗澆漓。且其地闤闠錯雜。游敖蕩佚之風往往而有。是書院之設。實合于家塾黨庠術序之遺意。而徐君因與其徒藏修游息。其教易入。則其學易成。抑比年以來魁進士科者皆在茲書數十里

之爲科目固不足榮多士而士各砥於學以應昌明之運因余之志而兵備與徐君之所期者余故記之以爲多士勸兵備名啟震乾隆庚辰舉人官山東運河兵備道徐君名志鼎乾隆乙未進士曾官四川南谿縣知縣

# 重修關帝廟記

神廟在無錫縣城內崇安寺大殿之西偏明萬歷中先八世祖舜峯公建也初建時猶襲宋封稱武安王天啟二年加帝號逮

本朝秩祀益隆今其地析隸金匱縣大夫以春秋襄事於此而吾家歷二百年皆以世所傳神誕日集子姓醵金致祭妥靈揭虔至於今無廢嘉慶五年冬瀛自浙江朝覲入京師還過家謁神廟廟故隘又久不修椽棟且腐敗方謀新之無何移官湖南而從父都轉公書來言工甚亟遂蠲白金七百兩有奇乞都轉公主其役恢拓

前制堂階崇嚴孔碩孔固不三月事竣時嘉慶六年八月某日也神忠義神武英爽於爍廟而尸祝若徧天下固不繫一隅禋祀爲重輕。惟聞我舜峯公之罷楚撫也屬吏衡州府同知沈鈇劾公贓罪、公以是被譴、既歸建神廟自陳冤狀其後鈇獲罪、相傳周將軍見形其家嗣幾絕、而公後蕃熾甲吾邑殆神之昭應如是竊謂見形之說。近於不經。獨公之有後。則理固有然者。世嘗疑君子宜有後。而或不必有後。蓋自古貞臣烈士。人雖沒而名不朽。則俎豆肸蠁。卽不啻其苗裔之延於世。惟夫功德在人。而轉冒不韙之名。不能見暴於天下。則天必陰

爲佑之使其後人章徹於時而卒大自其先人之隱公撫楚嘗以荒政活數十萬人見全楚奏議武昌郭文毅爲之序今其事楚人無有知者而沈鈇誣公疏載衡州府志瀛來衡郴始告於吾祖之靈撤而燬之而神廟適於是時落成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是豈非神鑒公之冤若有默相於冥漠之表者歟工既竣謹書此以鑱諸樂石俾後之人知公詘於生前未嘗不信於身後而獲佑於神者必無獲罪於天吾子姓報荅神庥無有攸斁亦可廩廩於天人感召之理也已

○硤石紫微山白刺史祠記

嘉慶三年冬破迷上人過余公解且言曰海寧州硤川之上有紫微山者背山面川爲惠力寺即晉寧康間尚書張延光捨宅爲寺所稱志愿寺者也唐長慶中白公居易刺杭嘗登此山望硤石湖公自中書舍人出守山名紫微以此僧素滿住持於是既嘗重修斯寺並建羅漢堂學士盧公文弨侍郎錢公載先後記其事今年春又建祠祀公請爲之記余考宋圖經曰唐紫微舍人劉禹錫行縣至此海寧舊志則曰禹錫未嘗刺杭當是白居易裴夷直硤川志又稱唐長慶三年居易刺杭秋八

月登此山望峽石湖作詩勸石明孫一元詩有白傳斷碑樵斧礪之句。卽今紫微山也。顧志中所載公詩。不見於公集。當是元明間人傳會。而一元沿習傳譌。未可遽信。然則斯寺之有公祠。固不中祀典歟。余曰否否。海寧故杭州屬邑。公之刺杭也。嘗浚西湖之水。溉田千頃。湖由涌金門入城。出武林艮山等門。會上塘河直達海寧。至今沿塘民田。猶藉湖水以資灌溉。皆公賜也。西湖祠祀公於竹閣。今久廢。而海寧一釋子。乃獨祀公於浮屠之宮。以云報也。又何論公之果至是與不至是歟。余雖未登紫微而樂爲記之。以見賢士大夫旣歿而民百世

不忘抑以見素清之賢也

## 新建蘇文忠公祠堂記

蘇文忠公之守杭也有惠政杭人嘗祀之蘇隄之上其後呂惠卿守郡奏毀之今孤山有四賢祠者合祀李鄴侯白香山林和靖及公迄無專祠嘉慶三年夏瀛偕仁和潘君庭筠無錫華君瑞潢汎舟西湖兩君言孤山有隙地向時地方大吏曾建屋十數楹以備館舍今就圯盍葺之爲文忠祠會杭人紛沓來請適與僚屬各輸俸緡而杭之薦紳士夫亦樂醵錢爲助經始以嘉慶三年六月不逾月而祠堂成杭人志也方文忠守杭距爲杭倅時幾二十年所杭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而其治

行之最著者莫若與水利。蓋西湖自鄴侯作六井。香山浚湖水入運河。迨宋漸廢而不理。而湖中之葑遂成為田。文忠至而濬茅山鹽橋二河。又造堰閘以備蓄洩。取葑田積長堤。以通湖之南北。而民世世食其福。即所稱蘇公堤者是也。夫以文忠生平大節。忠言讜論。比於陸贄。其所莅之地。民尸祝之。奸諛能毀之於當時。不能毀之於後世。然則斯祠之建。庶幾有舉而無廢焉也已。祠在孤山之麓左。即四賢祠。其前為水仙王廟。文忠書和靖詩後詩所謂配食水仙王者。即其處。公之澤在西湖其英爽之所棲宏在乎是。瀛代匱浙西四年。於茲鮮善

政足以及民者瞻拜祠下有餘愿焉董是役者卽華君與武進蔣子某祠既成杭人乞余文落之爰爲之記勒祠壁

龍井新建淮海先生祠堂記

龍井之名何以著。以辨才僧居龍井著也。辨才居龍井何以著。以余遠祖淮海先生爲辨才作龍井記著也。先生以紹聖初嘗由國史院編修由爲杭州通判矣、而其與辨才往還、則在元豐二年、時先生方自淮如越省親過錢唐、與參寥訪辨才於壽聖院之湖音堂、憩龍井亭、據石酌泉、爲之題名、又爲之記、乾隆乙卯春瀛監司浙右過龍井、旣嘗摹先生像並補書龍井題名鑱諸石嵌龍井壁間。既而思曰、吾祖文章氣節。與蘇文忠略同。兩公於杭。皆有遺蹟。今文忠與李鄴侯白刺史林處士並

祀孤山稱四賢。而先生則無有祠而祀之者。龍井故先生舊游處。不可以無祀。爰於隙地葺屋三楹、中奉先生栗主、而左則以辨才祔焉、瀛嘗按先生游龍井與辨才善旋別去其後先生倅杭在紹聖初而辨才示寂以元祐八年是先生再至杭州辨才已殁而龍井之名猶特以先生與辨才而著

聖天子時巡莅止

親灑翰墨

天文炳煜照耀山谷葢賢喆之流風遠矣龍井故在風篁嶺上、俗稱老龍井、今龍井距風篁嶺半里許、所謂壽

聖院潮音堂都不可考方先生倅杭郎道貶處州是以無政蹟可見今粟主稱杭州通判者以先生嘗奉有倅杭之命則從先生官宜也祠之落成以嘉慶元年十二月朔日蕆其役者前浙江臨海縣知縣無錫華瑞潢龍井僧廣浩

# 重修魯肅簡公祠堂記

平湖之有魯肅簡公祠也以公嘗令海鹽遂家於是而歿即葬於是也公墓在平湖之桑園衖其地故隸海鹽令析治平湖墓旁即公祠建自宋仁宗天聖七年後屢廢屢修明之中葉公後人魯學周承周等置祠田邑令賴垓記之嘉慶三年戊午裔孫洪等復重修焉知縣事嘉定李君賡芸請余記其事公仕真宗朝於時事多所論列其生平大節九在諫止立劉氏七廟折樞密曹利用之權貴戚憚之一時有魚頭參政之目而其始仕則嘗由定遠尉調海鹽令邑濱海其東南境舊有港導海

水。歲久湮塞。公發鄉丁疏治之。號魯公浦。厥後思公澤者。有景魯堂。思魯橋諸稱。夫以公功在社稷。非一邑所得而私。而其勤施於民。合乎祭法。則報功之典。於是爲宜。昔漢重循吏。延熹中嘗詔密縣洛陽置卓茂王渙祠廟。且訪古右賢。式閭表墓者。亦有司事也。柳季之壟。樵採有刑。信陵之墳。守衛無缺。今以公之澤被茲土。而祠實與墓鄰。則因祠以存墓。不惟魯氏之子孫當世其祀於弗替也已。公裔居浙。代有賢者。余既因李君請爲之記。他時過當湖。擬更展拜公祠。以致其嚮慕之思焉。公諱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咸平三年進士。歷官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再遷禮部侍郎贈兵部尚書初謚剛節
改今謚事蹟具宋史

○重建三過堂記

三過堂者在嘉興本覺寺內宋蘇文忠公訪蜀僧文長老處也寺距郡城二十七里即古檇李亭地公以熙寧五年通守杭州其明年有事於潤道檇李訪文長老於寺後六年自徐移湖再過焉時長老既病且老又十年自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復過寺而長老死公前後凡三過皆有詩而所謂三過門間老病死者則公第三詩也慶元初有僧本覺者亦蜀人來住持得公第三詩於禮部尚書楊公汝明家遂集帖字同前二詩刻之嘉定甲申僧元潛始建三過堂後寖廢明萬歷中太守龔公

重葺以祀公、郡人彭輅屬其門人周履端貌公像、勒諸石、烏虖、跡公生平。雖蠻荒炎徼、輒有遺蹟。何獨區區斯寺。而後人思公不置。爲之堂。復爲之像。過斯堂者可以興矣。嘉慶三年夏四月、余自京師還、泊舟寺外、問所爲三過堂者、寺僧際如導余入見所置石像之室、頗庳陋、非堂之舊、爰與嘉興守長白伊君湯安議醵金別建屋爲堂、中奉公像、而以左右壁嵌三過詩及前人諸碑碣、際如旣踴躍視事、以是年冬十月三過堂成、夫公故蜀人。遠宦數千里外。適與蜀僧遇。不勝其懷鄉去國之思。今余以吳人官此。絕無羇宦之感。動乎其中。蓋所遭之。

同不同如是龔公名勉無錫人歷官至浙江布政使蓋

余鄉先進云

## 濯纓亭記

余以乾隆六十年還自台州過新昌游南明山山後有濯纓亭者亭設朱子像蓋紫陽氏讀書處也白雲翛然出巖戶泉瀧瀧循除鳴清泚涵渟可鑑毛髮余裴回久之賦詩而別閱嘉慶五年權新昌令莫君來杭州諗余曰亭在山中多雨雪寖圮今已與教諭陸君築而新之請記之余喟然而歎曰亭之有無何足重惟以朱子嘗讀書於此其迹自南宋相沿以至於今有心者每爲之流連而不忍其廢則亭以賢者重從入可不勉爲賢者歟余方移官楚南將去浙莫君亦遷趙州牧去來知何

時復登是亭惟陸君常得游覩是閒耳為之記不禁慨然莫君名景瑞廣東番禺人陸君名以誠浙江海鹽人記之者無錫秦瀛也

## 重修高子水居記

無錫五里湖之濱、有屋數楹、飛樓翼然、背山面湖、所稱高子水居也。高子於明神宗朝、官行人、以言事謫揭陽典史、歸、卜築於是、餘二十年、始出、歷官都御史、復歸、歸而遘魏閹之厄、投城中止水死、方高子之居水居也。嘗自爲水居及可樓記、讀書講學、以其暇爲詩、吳下詩人如歸季思、吳子往、輒櫂扁舟過訪、流連唱酬、高子造詣益深、平生問學、得之水居者爲多。古君子抱道藴德、山水林壑。足以寄其仁知之樂。蓋出不徒出。處不徒處。皆不敢苟於其道。故即其藏修游息之地。亦有非偶然者

已。高子沒、水居寢廢、雍正初華劒光先生、偕高子從孫紫超氏、修而復之、先曾伯祖南沙公爲之記、而金壇王虛舟吏部、榜高子水居四字於門、嘉慶五年冬、余自浙江入覲還、過家弔櫂於此、距雍正初重葺時、又七十餘年、棟宇傾敗、越二年、歸自湖南、高子裔孫厚、請於余、乃諗諸無錫金匱兩縣大夫、疏告同志、共醵錢若干緡、乃圬乃飾、既斥既治、經始以嘉慶八年三月三日、逾月訖工、督斯役者、高子族孫際泰也、水居之刱、高子記中未詳、都不可攷、今因雍正初重葺之舊、樓仍曰可樓、高子志也、堂三楹、顏曰水哉軒、仍揭虛舟吏部書於門、門外

爲月坡歲久坍裂費絀未及修前後方池擬植荷芰其中爰記之泐石陷諸壁且歌以落之歌曰湖之水洋洋兮思古人兮不見緊萬古兮茫茫羌登樓兮四望悵獨立兮彷徨

# 報忠祠記

雍正中

詔建忠義祠於縣學無錫之入祠者三人曰嵇永仁秦華鍾張令憲皆康熙閒先後殉閩粵之難者也惠山尊賢祠左別有報忠祠者創自顧副使鄉卽儲貞義福祠增入數賢祀之乾隆丙申我

高宗純皇帝褒錄勝朝殉難諸臣吾邑自華吏部允誠而下凡得八人

賜謚入祠有差甚盛典也嘉慶己未從父都轉公與余議修尊賢祠而及斯祠余曰祠之所及者儲貞義以下

葛樞陸士隆施武曹懷楊淮張選華允誠龔廷祥孫源文秦華鍾張令憲凡十二人今勝朝殉難諸臣錄內已祀者三人華允誠龔廷祥孫源文未祀者六人王孫蘭施召徵過俊民顧杲嚴紹賢允誠從孫尚濂皆不可不與於祀典者也抑吾邑忠義之士自漢虞俊以來多列於瞽宗之祀而有明一代以直諫及殉節著者如前數人而外尚不乏賢鄉賢祠及忠義祠皆闕焉其曷可無祀爰議進李孟善張文煥吳肇徐弼洗宗葛昊華鑰華白滋堵允錫何以培許學秦廷珪又得十二人其既列於瞽宗之祀及有專祠者弗與何也懼其瀆也。其列於

晉宗而先巳竝列於斯祠者仍之何也不敢撤也議旣
定遂請於督學使者嘉善錢公樾檄縣舉行并爲記之

# 李介節先生祠堂記

天地當蕪除之運。舊命旣訖。而一二巖棲川觀之士。沈淪草莽。屛迹人世。且餓死而不悔。自漢以降多有之。本朝之初。如吾吳徐高士俟齋。平湖李濳夫先生之二人者。擬其志節。殆如論語所稱逸民者。非與。俟齋明舉人。其父文靖公殉國難。俟齋獨處靈巖土室中數十年。先生故居平湖之乍浦。亦以崇禎間舉於鄉。鼎革後。𩬊髮入龍湫山中。已而復歸乍浦屋園。屋園者。故先生所築。遭亂鬻於人。逮是其戚友贖之以居先生者也。自餘屋園僅存二楹。時時絕粒。寧都魏冰叔欲周之。謀諸俟

齋、俟齋曰、李君不受人餽。聽其餓死可也。先生果不受。蓋先生之窮。甚於俟齋。而兩先生志行相似。故俟齋之知先生若是其深也。俟齋沒、其鄉人卽其故居祀之、今尚存、而先生沒後百餘年、屋園久廢、子姓衰絕、嘉慶八年、海上慕義之士、高先生之風、始請於乍浦副都統三韓本公、乍浦丞嘉定李君、首鐲俸緡、共集金若干兩、議於某地築屋若干楹、祀先生、諏始以某年某月、訖工以某年某月、工既蕆、貢生韓子維鏞、來無錫、以余嚮者嘗行部至乍浦、企先生久、請爲文記之、嘗謂論語論次逸民。首伯夷叔齊。夫武王以仁伐暴。夷齊當無叩馬之事。

史記所稱或妄而餓死首陽不降不辱雖武王無以敚之我朝得統之正遠軼唐宋勝國遺民郎仕無害於義先生豈不識天命而必以苦節嘉遯者自處顧其耿耿之志嶰然不滓介然如石之確而不可易且冰叔亦志節士也秪以聲名太盛卒不免當途之物色而其與周青士書欲以先生身後事屬倦圃曹侍郎似亦未為知先生者而先生逃名海裔斂門埽軌卒偃蹇困蹐以死殆尤非它人所及余故記先生祠而幷著之先生諱天植字因仲後更名確潛夫其號鄉人私謚介節因以榜其祠

云

# 諸城竇公祠堂記

諸城竇公、由乾隆壬戌進士、入翰林、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乾隆乙卯降四品銜、休致、未及歸、歿於京師邸第、公夙以文學被

聖主知遇、累主文柄、前後凡三視浙江學政、其初視浙學在乾隆丁丑戊寅間、迄今已四十年、所當時經公識拔者、今或爲名公卿、位相埒、次亦歷官中外、多著聞於時、其後再三至、造就益衆、蓋公之學。明體達用。闡鄒魯之緒言。而設誠致行。篤於教士。口講指畫。不啻師之於門弟子。故公之教澤。於浙爲最深且久。而浙之士。亦至

今思之不能忘。前公去浙、浙人設位於西湖之崇文書院、歲時瞻拜、祝公長生、今公既沒、余故出公之門、又適備兵浙西、將別謀所以祠公、會諸生邵志純孫邦治亦以是請、余以書諗諸江蘇巡撫費公淳、費公蓋公初視浙學時所嘗拔為博士弟子者也、費公曰善、遂於南屏山之陽所謂淨居菴者、葺屋三楹、以其中奉公栗主、祀焉、祀之日、為嘉慶二年十月朔日、與于祭者、山東運河兵備道沈君啟震、刑部主事張君時風、吏部員外郎張君培、監察御史潘君庭筠、編修陳君琪、候補道許君肇、皆公前後所得士、諸生即邵孫兩生、實董是役者也、先

是乾隆丙午。浙江清查案起。公方在浙。
上有旨詢問公。公直言無隱。且糾平陽令黃梅、貪贖侵漁諸不法狀、
上韙公言。而寘黃梅于法。以是浙人之感公者。不獨在縉紳士大夫間。即下至田夫販豎。亦無不知公名。公諱光甦、字元調、號東皐、世稱東皐先生、其他生平節概見余所爲公墓誌銘、

嘉慶戊午余建蘇文忠公祠於孤山之陽祠左別建望湖樓以淨居葊室湫隘因於己未春二月既望遷公栗主於望湖樓上是記亦移昇焉并記

## 九谿營阮將軍祠堂記

浙江巡撫阮公嘗爲余言其先招勇將軍官湖南九谿營游擊宦蹟甚著公將軍孫也屬余自浙臬移湖南九谿實隸澧州之慈利縣余詢之澧州牧曰九谿故有將軍生祠其地軍民感將軍德將軍沒歲祀之數十年無廢葢將軍在事時適城步綏寧兩縣苗匪數萬人踞山谷殺傷官兵肆劫掠將軍奉檄隨鎮筸鎮總兵掩捕駐三界谿苗匪悉精銳屯山口將軍身先士卒鎗礮矢石齊發羣賊甚衆賊奔潰復進攻八樹寨及南山大箐橫坡諸險隘次第克之首尾十戰深入數百里兵無少挫

功爲諸將最將軍以乾隆元年受事凡十一年遷河南衛輝營叅將去其在九谿曾請於督撫以官山周二十餘里上爲牧馬地下以塟軍民之不克葬者它諸惠愛甚衆是以民尤德將軍將軍儀徵人諱玉堂字履廷號琢菴康熙辛卯武舉乙未進士由侍衛出爲遊擊性好文史往往上馬殺賊下馬賦詩有古儒將風祠在九谿衛城有地一區向以其入給守祠者嘉慶二年守備馬建功九谿衛巡檢朱鳳藻曾重修今阮公寓書於余費白金若干兩屬慈利令柳蔚泰爲增葺易土牆以甎而加封植焉守祠者史宏禮年八十餘故營卒少時嘗從

將軍捕苗匪猶能道將軍事爰誌將軍之澤之長並以諡從之輒志乘者有攷云將軍以公貴加贈如公官仍稱將軍者從軍民所稱故官也

○橫州新建淮海先生祠堂記

橫州故有先淮海先生祠在城西之海棠橋橋之上有淮海堂明嘉靖初吳興王濟言前守黃琮曾改爲淮海書院訪之僅存壞碑數通已漫滅不可考蓋先生編管橫州時遺蹟也上年嘉興錢君裴山以視學粤西過之賦詩繪圖寄瀛杭州時南康蘇潭謝公適撫粤西而瀛移臬來湖南迺寓書以修復屬公公已蠲俸緡別於橫州之秀川書院構屋三楹祀先生而易秀川書院爲淮海書院且命爲文記其事瀛再拜喟然曰有是哉公之勤于是舉也古君子不幸罹黨阢遠竄荒徼後之人每

爲之憑弔而累欷而非有大賢官於其地則前賢之蹟亦往往聽其自廢而不克長留於人間先生當日自郴改橫又自橫改嶺海宋末知雷州事虞應龍嘗合祀萊公東坡諸賢與先生於雷州西湖之上文信國記之今公塡撫粵西既修慶遠黃文節祠又建祠祀先生瀛非信國比顧爲先生後人不可無言而公之賢當非虞公所及古君子之所以不泯於奕世之遠者不誠賴有賢者哉且公之易秀川書院爲淮海書院也抑又有說禹貢稱淮海爲揚州先生生高郵揚州屬也故世稱淮海先生而公昔嘗守揚州喜造就人士橫州故僻遠而公

欲使州人皆能興起於人文以比吾江左之盛不亦儗歟祠經始以嘉慶六年某月某日落成即以是年某月某日瀛不敏謹序其凡復爲享神之辭曰

橫州一角天南陲千山萬山號子規海棠花謝欝江湄熙寧遷客吁可悕姓氏長落同文碑華光亭下魂不歸魑魅鄰躅猨猱悲中丞構築巍新祠靈風颯沓帔神帷寒泉秋菊儆一巵嗟彼章蔡骨巳糜維公髣髴猶在茲

○朱氏祠堂記

外舅朱南廬先生家邑西陽溪之上生平敦內行淳謹愿慤鄉里稱長者今年年七十適婦弟旭以前一年登賢書人咸謂先生忠厚之報家故有祖祠在所居之西偏不敷武歲久不葺先生闢薙荆艿重加黝堊壘山石植花藥稍復舊觀迺寓書於瀛曰○吾先世自丹陽遷無錫未有顯者先君子樸齋府君負經世才不遇而慷慨好義戚族待以舉火雍正十年邑中饑首呈請縣大夫輸粟百石並出私錢領運官米設廠散給全活甚衆又早失怙事余祖母孝祖母疾躬進湯藥旣劇矢以身代

沒擗踊號泣水漿不入於口嘗以欲立宗法宜先建宗祠於宅旁隙地鳩工創始并輸田若干畝以贍族人朔望率吾兄弟拜謁延名宿督課其中設示教條皆有法比捐館舍吾兄弟分析家漸落數十年間吾伯兄既前府君沒仲叔兩兄亦相繼淪謝輩行盡矣余衰老懼祠堂傾圮廢先人之俎豆故略事糞除先君子遺行並附述一二子其為我記之。瀛受書卒讀、知横齋府君之賢、而外舅繼志之孝、亦非他人所及、閒論邑中山水。自龍峯蟺蜒而西。岡巒囘亘。忽斷忽續。暘溪諸水。浩杳鼎沸。瀠洄演迤。而朱氏適居是間。百餘年來。潛德之光。宜在

今日。爰述書中所言以為祠堂記即以復於先生以為何如也

## 重修蔣侯墓記

蔣侯崇仁墓在錢塘縣欽賢八都垂字號侯與弟崇義崇信同葬處也按志傳侯宋宣和間人先世居西谿以村中皆蔣氏名蔣村其後徙城內興德坊侯生焉値方臘亂陷睦衢歙等州將寇杭侯散貲財募義士力拒于赭山之陽賊不敢犯賊平有欲上侯功者侯堅謝乃寢高宗都臨安居民塡溢食米不繼侯預籌備荒之策乃倣常平倉法廣糴米穀囷貯之歲歉則如所糴之數糶于市秋毫無所羨其他施賑之事甚多侯沒崇義崇信踵行之里人銜其德即侯故居祀侯淳熙中更立廟于

興德坊之鹽橋即今所稱鹽橋蔣侯廟是也。而墓遠在鄉僻、子孫衰零久不治、比者甚將去其封樹、而售他姓、掘之深三尺許、下皆青石鱗次、斯之以斧、烟坌出眯衆目、遂止、城中父老聞之、僉曰侯有功德于吾杭、墓曷可廢、爰醵金鳩工、而加保護焉、先是邑人梁侍講同書既書王曾祥所爲鹽橋廟記、礱石立碑于廟、復以墓之重修也、屬余記其事、烏虖方侯之既沒也、會江潮嚙岸、勢洶湧、沿江民禱于侯廟、潮漸殺、繼而臨安大火逼鹽橋、忽雲中見蔣相公幟號、火亦熄、相公者民之所以稱侯者也、侯之靈異不勝舉、宜啓其墓而其靈益著歟。夫怪

與神皆孔子所不語。然神依人而行。先王緣之以設教。往往獸示感應。用警夫蚩蚩之氓。而崇德報功。國家著爲令典。杭人於侯降其廟祀。而又懃懃于侯之墓。是則杭人之義也。皆可書。

## 重修邵文莊公墓記

文莊邵公既沒之二百七十年、墓寖廢、其七世族孫綸錦、重修公墓、既蕆事、其友竇廷棟、寓書於杭、屬余爲文記其事而鑱諸石。有明一代講學之盛。首稱吾邑東林。而公生宏治正德閒。創書院。實開顧高之先。然跡公爲人。中剛襮和。不爲嶢嶢之行。方武宗朝。逆瑾柄用。士大夫多不安於位。其甚者且爲椓人所辱。公嘗以不肯劾平江伯陳熊。忤瑾意。投劾歸里。瑾誅起用。復以乞養歸。再被召。竟不出。點易著書。優游容春堂中。粹然稱巨儒。而世亦無更有嫉而中之者。公嘗有言。願爲眞士夫。如

公進退無媿。殆眞眞士夫矣。公少孤家貧贈公之葬不具禮、其後公貴、毋過太淑人、嘗壽藏於惠山之繡嶺太淑人沒、距贈公葬時、已閱五十九稔。欲遷葬贈公不可、乃葬太淑人於繡嶺、而公之沒也、實祔焉、桂文襄蕚誌其墓、綸錦嘗求公墓不得、既掘地得文襄誌銘、始識公所葬處、吾邑先賢冢墓其子孫既衰、類多湮沒不可考、今公之墓、得綸錦而廢者復修、厥功爲甚鉅、公又有祠在惠山、所謂尙德書院也、顧兵備光旭嘗葺而新之、與此事皆可書、重修歲月、爲嘉慶元年丙辰二月、余以二年十一月既望爲之記、

。李子發夫婦冢記

李子發邑東郭人妻沈嫗乳先妣因偕至吾家云子五歲患痘甚劇嫗伴余宿子發爲先妣日禱神廟延醫治余六歲就塾師讀書子發輒負予至塾暇則市粔籹榼餈之屬陳余几上以悅予聞余能讀書則喜無何子發死嫗仍隨先妣以居先妣連舉余兄弟姊妹八人皆先後隨嫗宿余家貧貸米監河偶爨婢竊私米嫗覺語先妣挾之人以是多畏嫗嫗代先妣任操作每嚴寒龜手炎暑汗浹背無所避至老猶然余爲諸生試數困有戚戚之色嫗謂余曰阿官終必遇無憂比余捷鄉舉而嫗

已沒、悲夫。子發夫婦有一子、早死、子發之亾、先於嫗二十年、嫗之沒、則以乾隆辛卯八月、余合葬之青山塢、又十六年、而余爲之記其墓、

# 杭州育嬰堂記

杭州之有育嬰堂也始見之宋高宗紹興十三年與理宗淳祐七年曰慈幼局其後漸不可考

本朝之初建堂於吳山之麓繼遷今地即舊所稱武林驛也其制貧民有棄兒於道者官爲收養傭貧婦就堂乳之日給錢米令杭州總捕同知司其事余監司浙西兩年於茲總捕同知歲時申報率歲甦嬰兒數十人余憫焉詢諸郡人邵秀才志純志純告余曰堂地故廣袤今漸隘堂中溲穢之屬無所出向納諸溝以達外溝久淤遇大雨水浸屋宇且值炎暑鬱蒸乳婦感其氣者輒

病兒食病婦乳是以多斃余聞而憫之遂謀諸會城司道躬先倡始郡人許肇孫廷鍔陳嘉穀呂嗣林沈宗基邵志顯邵志錕高鳳儀孫邦治咸踴躍將事濬其淤而購石材以覆溝之上又以乳婦汲水艱鑿井三以利其汲焉先是余備兵溫處溫處之俗有育女不舉者余旣嚴申其令喟然而歎曰人無不愛其孳息者孳之而忍溺之非盡其父母之不仁也盡由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生齒日衆山陬海澨之民其所產不足以給其所養不得已忍而出此此爲民上者之責也無何而余奉

命遷調來杭杭財賦擬三吳商賈輻輳人物蕃富非溫處比顧閭巷井陌之間貧民殆十居七八其甚者子女或幼鬻於人或生棄於塗皆所不免三代以降井田法廢所謂十五以下上所長十六以上上所矚者其說不可得行而兩漢風俗猶爲近古章帝之詔有曰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蓋後世所謂育嬰堂者實權輿於此我

朝重熙累洽湛恩汪濊凡所以養老慈幼䘏鰥寡拯廢疾之具無不備而浙中育嬰之法行之有未能盡善者何歟蓋浙中旣以其事責諸郡丞而丞倅之設率供大

吏差遣之役任其事者多非本任而權攝之員又每歲數易宜無暇悉心講求而無以稱朝廷之德意也杭之人士聞有是舉醵金襄事凡費錢五百緡不一月而淤者通穢者除此又古者比閭族黨之義所爲擴而充之而有位者之所樂爲勸焉者也爰記之俾後之人有考云

、湖南按察使題名記

康熙三年

詔偏沅巡撫移駐長沙設布政按察兩司湖南之有按察使自此始按察使於古兼勸農之官其後專司提刑元初立提刑按察司至元中改按察司曰肅政廉訪司

明仍稱按察使

本朝因之平亭刑獄雪理冤濫按察使職也然按察使雖專司提刑其所按州郡大小吏之賢不肖地方之利害與夫民所疾苦無不當察非是不足以稱盡其職有在刑法外者若惟治文無害爲克舉其職則習法家言

者多能之。何况惰廢官事。訟理失平。甚且以姦貪敗檢者哉。湖南北連荆郢南迤黔粤風俗險健獄訟繁多近年以來民益疲罷號稱難治今年春余自浙江按察使奉

天子命來此惴惴焉懼無以副

朝廷之責任竊備攷康熙三年迄於今之充斯職者自李公榮宗以下共得若干人書其姓名勒諸石若者良若者否冀後之人可攷而知焉顧以百數十年間歲月不爲甚久而其人已大半無有能道之者甞之不足重人如此。益以重余之懼也。

## 岳氏銅爵記

吾友桐鄉金比部德輿藏有銅爵一蓋岳忠武王孫珂所製以祀王者也爵高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二寸三分腹容四合重五百十四銖中鐫精忠報國四字三足二柱左側有小印曰岳珂建造舊傳嘉泰四年珂鑄祭器奉祀忠武此其一與比部以爵爲岳氏物不敢私將訪王裔而歸諸王之廟或曰珂家嘉興之金陀坊坊故有王廟爵故珂物宜仍歸金陀坊余獨以爲不然王之廟最著者曰湯陰曰西湖湯陰者王舊里而西湖則南宋故都且王葬處也非金陀坊比

王之精靈固無乎不之而西湖之有岳廟雖賤至丙夫寵婦無不過而生敬者高宗之勅王父子之像其守墓子孫至今藏焉是爵也歸於西湖之廟當亦珂之志也比部聞而韙之遂歸之而余爲記其事時嘉慶二年某月某日也

## 拜石山房記

顧響泉先生以乾隆壬申成進士爲戸部郎御史給事中有聲旣出外爲太守監司權臬事又有聲年未五十告歸遂不出先生故有祖祠在惠山之麓以祀明憲副洞陽先生者也洞陽先生當武宗朝以直諫稱與同邑楊公淮黃公正色張公邃號錫谷四諫旣歿而撫吳使者海忠介公疏請建祠祀之又有竹素園者馮僉事夔築園中蓄石最奇邵文莊公嘗賦之其後園歸洞陽先生家今久廢而石尚存先生家居旣久於祠增置屋楹而昇園中之石於祠顏其室曰拜石山房而屬余爲之

記、或問於先生曰、襄陽米芾性愛石、見嘉石輒具袍笏拜、君殆有取於是歟、先生曰、否否惠山爲東南勝地。石之嘉者。求諸榛莽巖壑間。所在多有。又何有於茲石。余之以茲石移昇是間。重先澤也。顏曰拜石。用以寓吾尊祖敬宗之意云爾。先生之言如是顧余以爲不寧惟是易曰介於石言君子中正自守確乎不可拔其介如石也洞陽先生抗疏先朝其耿介特立蓋有石之德焉先生生逢

聖世敭歷中外所遭不同而先生之人則惟洞陽先生是師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後之過山房者睹茲石肅然

動容如見洞陽先生正色立朝時矣先生日善遂書之

以爲拜石山房記

## 吳蓬記

小峴山人官京師卜居宣武門外其堂之西有齋焉形似舫自顏曰吳蓬山人儤直之暇坐臥其中晏如也客有問於山人曰子吳人也生長江鄉性狎舟檝具區之濱五瀉之側淸如滄浪明如若雲浩皛渺瀰縈靑巒白有艀有艭有舫有艓風檣雪櫂烟蓬雨笠子於是瞰極浦瀕長川老漁擊汰小漁扣舷浩歌發兮弄明月采芙蓉兮臨潺湲彴通范蠡之港木落春申之山信鮭菜兮足好庶相羊兮忘還子於斯時樂如何焉今乃抗烏帽趨黃埃馳驅朔塋彳亍長街馬勃沒踝牛溲汚輦卽或

休沐稍暇偃息是齋而惡客屢錯羣奴聲遯無烟水之足以適其性鮮魚鳥之足以怡其懷且予年已五十官止曹司既不能如仲長統之樂志與孫興公之遂初而徒託跡人海繫情江湖不亦陋歟山人曰唯唯否否琴瑟之音膠於一則滯天隊之理見其大則泰皆吾心於虛舟渺坳堂於浮芥余惟隨所遇之適然而不知譬組之是維也方余退而居此目不睹塵壒耳不聞鈴馱延西山之夕景納南榮之逸籟不啻雲夢之入吾胸而曾不能以蔕芥此即吾莊生之不繫又何必揚舲鼓枻始爲逍遙物外耶客既退遂書之以爲吳蓬記

○知愧齋記

知愧齋者府尹聽事堂之東余所居以治文書接僚屬者也尹之名始見於尚書漢時京兆尹其秩頗尊唐宋以來韓歐諸公皆嘗爲之而包孝肅之治開封也風裁峻厲時有閻羅包老之目今順天府府尹官廨有包公祠先是蔚州魏敏果爲府尹嘗書於聽事之堂曰我愧包公其額尚存余不敏才行無似乃亦來踐其任聽事於茲實懼且恧因顏其堂東之室曰知愧齋舊制三品衙門印皆用銅惟府尹得用銀印

世宗憲皇帝之訓辭曰非剛正廉明弗克勝任蓋重之

也。乾隆十四年後雖特簡大臣兼管、而印仍歸府尹、肅清畿甸、鎮撫百姓、宜思有以塞是職者、顧數十年來因循敝竇。僅成畫諾。於一切政事、槩讓之總督。即兼管大臣。亦噤不復詰。優游拱手。靜若無事。而部臺得以勢相諉。起而撓之。若任事一不當。則轂下耳目甚近。物論蠭起。聲名頓敗。以不專之權、加以易撓之勢、重以易敗之名。其爲可憂也甚矣。而澤不被於三輔、化不行於列牧。烏能無愧乎。彼敏果之所謂愧者、余不更有愧於敏果乎。夫世固有居其官而不知愧者矣。居其官而知愧。不愈於居其官而不知愧者乎。然知愧而無以雪其愧。其

又庸愈於不知愧者乎顏曰知愧益以重余之愧也

。呂太宜人遺像記 代家大人作

吾母姓呂氏世居泰伯鄉走馬塘外祖雄於貲生三女吾母其季也吾父少而委禽焉外祖早歿外祖母黃孺人予田三百畝奩飾器用備具女御者二人來歸年六歲祖母鮑太宜人最奇愛之教以方名書數絲纊文繡兼及烹飪調和時吾宗方隆盛太宜人以所餘積田七百餘畝年十八始成禮雍正初伯祖南沙公掛藩邸事罷官繫縣獄吾祖訒菴公佽助罰鍰家以大困而吾祖生長富厚飲食故豐吾母以冢婦持家計饌具必求時物吾祖遇滑甘輒食不下咽必分餉伯祖即有餘吾母

不敢復進、晚飯後必請明日所膳某兒時侍側見吾母每日手治以進吾祖下箸無他言則喜自是裝資皆泯焉無有。而吾母所以事吾祖者。無改也。卒時年三十三、乾隆庚子吾父命某裝池先世像、貳及吾母像曰汝母賢其書數語於上、憶吾母始歸。則必久而婦也。備物以養舅姑。則婦而女也。及時某幼小。所可記憶者。僅如此。

○橫山丙舍圖記

吾邑濱湖諸山最高者稱軍嶂孫軍嶂蜿蜒而西迤邐象諸峯以至許舍之橫塘塘之上有山焉曰橫山山不甚峻而逶迤有致以其在橫塘之上故名乾隆丙午夏瀛居憂為先人卜窀窆從從父觀察公偕江右張孝廉宿挐舟漆塘張君故善堪輿術者自漆塘登岸上下原麓凡三日無所得時以盛暑將返檝經許舍而橫山適當其前從父指點語瀛是山左右抱於形家言宜因取道攝衣梯崖谷至山之半徑稍夷亂石如眠羝栝檜松櫪參錯蒙密錫山龍光塔若几案列而梁清溪及五里

湖諸水自石塘橋趨入俱在趾舄之下先是嘗夢隨先大夫登一山先大夫裵裒遊顧曰是余永宅也茲山所歷憬悅如夢詢之張君曰吉遂向鄭中蕭氏購得之而以先大夫暨先宜人合葬焉明年春瀛擬置墓田築數椽其旁而服闋北行卒卒未暇閱四年屬長洲曹君銳寫橫山丙舍圖女弟之夫武進萬君恂適來都下又屬寫長卷烏虖許舍林壑嘉美而塋在橫山之上一二十里之外即隱然望見焉瀛每以歲時上冢歸舟中回覩橫山恍如吾父母之登於山而望其子輒為黯然愀然令先人魂魄長依是間而瀛繫官京師遠違邱隴所謂

丙舍者。尚抱虛願。而自娛侵尋。不知老之將至。其以斯圖券之可乎。圖旣成。題識敘始末。而述其志如此

## 揖峯亭圖記

自處州洄溪徑石門灘溫溪諸水以達於甌江而溫州郡城適當其衝睥睨壯麗爲一都會郡城諸山海壇郭公華蓋翠微之勝環繞翬霱而回鶴山在郡城之西亦適當江之衝山故有亭明成化年間築見於郡志今久廢山之麓爲廣濟廟以祀宋熙寧年間神神姓林氏諱三益溫之瑞安人也乾隆五十年郡人張國彪等籲請當事撤而新之爰即其地增置臺榭池館壘山石玲瓏巉刻而其巔有所謂揖峯亭者俯瞰甌江面掛彩華嚴黃巖諸峯若相拱揖狀時余同年吳橋方君林爲郡守

取以名之遂爲城西名勝癸丑冬余以分巡莅溫處四月借權郡丞山左焦君汝畝謁廣濟廟登斯亭翼日張國彪等繪圖以進將付剞劂而請余爲之記且夫登臨山水騷人墨客者之事也士大夫官於其地勤勞政事宜有所不暇及者然政貴養民必先自養其心心得所養則優游寬裕施之於政者無不平而登高眺遠俯察仰觀足以抒其鬱伊導其悅豫於政事亦不爲無助浙東山水既甲於天下又適當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海上無桴鼓之警年豐物阜民氣和樂余與僚佐偶以其暇從容讌游瀏覽四望撫城郭

之鉅麗勝山海之浩渺嘗益思休養生息所以致此盛者而非僅供一時眺覽之娛已也至於亭之左右雙桂有堂七賢有石濯纓有亭鑑池清冷石梁綿亘皆見於圖不屑屑詳也而廟之顛末已見於前觀察元和沈君樹聲所爲記不具書

## ○蘇潭圖記

蘇潭者謝蘊山先生南昌別業池名也蘇潭曷名先生之師閣學翁公所以號先生者也蘇潭曷以號先生先生故居南康之蘇步坊舊傳爲蘇文忠游歷處其井曰蘇步井翁公過之易之曰蘇潭爲作銘而即以蘇潭號先生也翁公既以蘇潭號先生先生遂取以自號後自南康遷南昌不忘蘇潭之所自始故其別業之池仍名以蘇潭也今先生方爲浙江布政使計自太守而歷監司廉訪以至方伯先生之離其家者十數年不惟南康蘇步之潭不可得見即南昌之所謂蘇潭者亦僅寄諸

夢想此先生蘇潭圖之所爲作也圖既成而屬余爲之記爲序余未至蘇潭也而得交於先生交先生如至蘇潭矣又得因先生而見蘇潭圖更如游蘇潭矣先生語余南昌有小園鑿池其中池之上壘石爲山搆亭曰來鶴亭亭後爲鴻雪舫其東爲香雲書屋又東爲樹經堂堂之後爲居室先生之言如是今披是圖歷歷可指且天下之水莫大於瀚而莫小於潭然當夫甘泉騰沸騰致雲雨雖一潭而澤物之功往往與溟渤爭能先生昔居蘇潭方欲自遂其沼沚之樂及其出而用於朝廷爲

天子大吏則蒼生方待其膏澤非區區蘇潭所得而私先生也。抑浙江自唐宋以來官於茲者不乏獨稱李鄴侯白香山及蘇文忠三刺史今西湖之上文忠之澤猶在先生位邦伯尤非刺史比俯仰遺跡思所以不媿文忠者不必蘇潭亦焉往而非蘇潭也耶。作圖者誰錢塘布衣奚岡字鐵生

○貞壽圖記

嘉慶元年二月桐鄉金節婦年六十距其夫之死巳四十有四年矣先是乾隆五十八年其宗郙具節婦事實上之有司有司以聞於
朝得
旨旌門如制及是屆節婦週甲之辰方處士薰寫松石爲圖以壽節婦又閱一年爲嘉慶二年六月比部金君德輿持是圖來杭州屬余爲之記節婦姓王氏適貢生金際埜金故桐鄉著姓而際埜無兄弟不幸以瘵疾夭時節婦年十七無子將殉焉而節婦舅氏一嚌多方慰

諭之曰、吾老矣、如天不絕我嗣、復舉子、子長而生男、卽後汝、汝家婦、何遽死爲節婦、乃强起視事、際塹故旁生子、其生母死、而繼母在、節婦勸其姑、爲舅氏廣置簉室、遂連舉男子四、女子七、四子者、以報以執以垂在茲不十年其舅姑相繼殁、子女皆幼節婦佐其庶姑劉張馬鞠育之、卒爲四子娶、而嫁七女、其間爲舅姑、及其夫、辦治窀穸、悉中於禮、令以垂舉子元鑑、後節婦、余惟節烈之行、世所豔稱、顧烈婦以身殉夫。而節婦者堅貞不渝。往往多壽考。其節同而轍則異也。今夫物之貞者莫如石。而樹之壽者莫如松。節婦喪其所天。歷艱屯遭蹇之

遭而確然不易其守。草木黃落。百物萎死。而凌霄之姿。雖蒙犯霜雪。而無改柯易葉之態。處士寫是圖、而題曰貞壽、此志也。余故參傳、體記節婦之生平如此、並以復於比部、

## 牽衣圖記

牽衣圖者余爲殤兒緗承作也兒生母戴事余數年八無子嘉慶六年余官湖南戴祈子於泉治之七聖廟逾年生兒兒生之日適爲余六十生辰爰呼之曰六壽命名緗承而字以應衡越月余乞病還里門挈兒還兒三歲即解識字聰慧異常兒嘉慶九年隨余之廣東余每日辰出午歸兒探知余歸即先至聽事堂後迓余攜余入兒飯必候余余不歸兒不飯余與戴皆篤愛之嘉慶十年兒四歲會余以是秋擢浙江布政使兒又隨余至杭州無何余北行兒送余曰爺去耶時余得心悸疾自

別兒常夢見余病愈留京師而兒以今年正月二十五日死年僅五歲自是而兒遂不復見余矣兒既夭家人匿不以報越數月始得眞耗余哀之屬嘉定嚴香府作是圖圖中坐者余也侍者兒生母戴也垂髫而韋衣者兒也烏虖兒其終不復見余也乎

祠山廟增建廳樓記

祠山之神舊傳湖州有顔魯公碑其文漫滅難攷而不見於魯公集遺軼之邪抑贋著邪既讀宋儒葉水心先生集有祠山禱雨及謝雨文而王文正亦有祠山感晴詩益神之靈異著在祀典而無錫之爲縣毘連荆谿逕長興相傳爲神濬河開瀆之所望湖門外有廟焉邵文莊陳筠塘太常先後記之以爲有功德於民則祀之禮也守廟道士華滋泉職補治既募修大殿及廊廡之屬復築樓後圃凡五楹樓之下爲廳亦如之工竣諗記於余余榜其樓曰四照而廳曰孚澤其在於易中孚豚魚

吉又曰孚乃利用禴惟神之德能信乎民而民之事神處於中正而行以忠信有以邀神之佑無有水旱螟蝗疵癘夭札以凶於民而戕其生上天降康澤孔之厚民用享祀不僭不忒所謂孚也抑余嘗登樓而望雉堞隱見林樊閒錯平壤繡纈卦畫棊布類臨清谿則鏡波藍浪粱梠動搖北眺九龍諸山拱揖賓伏朝霏夕煙掩映晻靄殆不獨棲神勝區旁照四遝而邑之士君子流覽賦咏亦足宣鬯鬱湮導迎淸曠設復有如文莊太常者出當更樂爲記之無疑已是役也經始以嘉慶某年某月落以某年某月至神姓氏與生降之時與地以迄靈

巽之蹟見於前人之著述者不復具而惟舉余所以名
臐巽名樓之義著於篇後之人其亦有徵也

重修淨慈寺大殿記

乾隆乙卯竊監司浙西過西湖之淨慈寺住持僧際珍諗余曰寺故名剎天子數嘗臨幸而祝聖都道場也大殿軒翥宏麗甲他寺今歲久不葺楹柱朽蠹懼就圮謀所以新之無何際珍歿而際祥自吳興移主斯寺以工鉅力弗勝逾年今中丞長白玉公來撫浙際祥亟請於公公曰然哉其曷可緩遂首輸白金一千兩鳩工庀材諏日立柱磯架宗廟公親往視浙人聞之均樂出私錢爲際祥助始嘉慶丁巳九月迄戊午四

月大殿成寺在慧日峰下建自周顯德中號慧日永明院宋太宗賜壽寧禪院額紹興中改今名我
聖祖仁皇帝南巡幸書淨慈寺額以賜又嘗奉
勅重修
親製碑文勒石
太上皇帝繩
武時巡至浙江輒
臨幸焉公之撫浙也飭綱紐剿教化農桑學校次第興舉而所以爲治要不外蘇枯振槁煦嫗噢咻以成其羣生在宥之志於孔孟爲仁於釋氏爲慈悲兩浙之人無

不被公休澤盡公向者陳臬事學邦禁已活人無算而
適逢
天子命來此以嘉惠我元元時和政理百穀順成公得
以莅事之暇修廢舉墜及於斯寺是公之於一寺猶如
此○況其宣播
聖德○汲汲於政治之大者哉○工既訖際祥請爲文納之
於壁瀛備位玆土樂觀厥成因念大殿重修之繇實繇
於公而際祥藉是以竟際珍未竟之願亦公之所與也
爲謹記之如此

## ○南禪寺增建禪宇記

南禪寺在無錫南郭外今析隸金匱梁太清初建名護國唐易靈山宋天聖間重建賜額錫福禪院雍熙中有僧入及舟師感異夢始稱南禪廢興者屢矣其地密邇城郭運河之水周其下浮圖矗林表至今號爲名刹乾隆四十六年住持靜蓀名際慧廣募檀施重修大殿建西方殿并建鐵佛樓旃檀林圓明現蓮南小隱面壁軒甘露門規制增廓鉅偉靚深靜蓀故東南尊宿開堂接衆遠近皈依多敬禮之無何靜蓀化去而其嗣法弟子勝林主是院先是寺之東偏有觀音地藏兩殿屬隣僧

戶之至是歸于院棟瓦漂敗階楯陊折勝林累積施舍金錢首裝大殿諸尊者像而觀音地藏兩殿次第舉工並斥頹屋築藏經樓五楹勝林神抒目營手揮指畫廊廡山門僧寮塔院廣檐崇阿白塗丹暨事方集會余自湖南謝政歸過而稱歎勝林曰是皆諸檀施力某何能請公記其事庸章衆善余惟能仁氏之教徧于天下一闤之市精藍森布而有舉無廢詎加闕焉是微賢住持不爲功夫以釋子於所居之宮是恢是崇其徒力衍衍施施而未有止儒者以爲病然以視士大夫廣第宅以自娛娛且以庇其子孫者其心之公私固有間矣且能

仁氏之教。釋子能張之。而有守土責者。往往見聖賢之廟宇。剝落傾圮。輒諉於事殷力詘而不之顧。則其爲人。賢不肖何如哉。余故記之。不獨以誇於世之凡爲釋子者也。勝林名了成。助其役者雲來名達盛。經始以嘉慶七年十二月。訖工以嘉慶八年六月。施舍姓氏。則書於珉。

、重修印江菴記

鎭海故定海縣也其山有巾子候濤蛟門虎蹲烏石鴈門之奇其水有黃崎梅山鳳浦澥浦之險而大浹江自蛟門分派洪濤澎湃轟霈砰霆日月蕩潏照耀城郭尤一邑之鉅觀也江有亭焉曰利濟其亭之東則爲印江菴菴建自何代不見志乘歷年既久宋桷陊剝繪堊黝黓邑人沈某過是菴始出槖中金傭工庀材其邑之人僉樂爲之佐工既蕆丙其友長洲朱某屬余記其事葢自象敎徧於海內而四明爲浙東名郡濱臨重洋補陀落迦舊傳第二十八參觀音說法處梵宇琳宫甲於明

州。其他寺觀之盛。萬萬不如補陀落迦。而茲菴尤其小者。其廢與。宜無足輕重。顧以地鄰城郭。於商旅往來祈禳膜拜爲便。而海舶風颿。歷歷牆外。晨鐘晚唄。遙與潮音相畣。亦足增斯邑名勝之助。則沈某是役。其善爲不可沒也。菴故庳狹、厪容僧徒三四人、今者拓而新之、蠲侵冒、闢荒翳、甎甓輻輳、集事孔亟、前建大門、中構寶殿三楹、後爲香積廚、東西列以兩廡、規制視昔有加、甍碱比櫛、金碧焜燿、開工以乾隆某年某月某日、訖以某年某月某日、余雖未至是菴、而徇其請而爲之記、俾後之志邑乘者、或當有取焉、

孫氏先塋連理木記

余友孫君星衍官兗沂曹濟兵備道丁丑夫人憂歸今年春展祭其遠祖愛月公之墓得異木兩樹駢枝圖圖如蓋君曰此連理木也爲文記其事引沈約志所言王者德澤純洽則木連理生及終軍對奇木言衆枝內附示無外也云云以爲

國家之瑞君之辭當不妄又屬余綴言識之余惟自古理平之世民物熙皞上天降康休嘉協應往往徵於草木雙岐之麥同穎之禾圖籍所載不可勝紀且聞孝經援神契云德至草木則木生連理今

天子純孝甫親政仁風翔洽猶日孜孜求治方
詔司天之官勿諱災異勿修飾美瑞而連理木適生是
時蓋理者治也萬物罔不就治斯天澤餘潤蒸為瑞物
然而木特生於孫氏之墓者何也且夫瑞應見於一家
可以推諸天下而天下之瑞亦即於一家見之孫氏自
愛月公以來代生賢喆最著者為文介公慎行文介丁
否塞之運不竟其用而君幸生
聖世居家孝友既以高才登上第為比部郎及權臬大
小東皆能平反冤獄蓋足以召天地之和者至矣今者
以憂歸行復出而為

天子用以君負經世之志。又當用才之時。世已治而益求其治。不能無藉於賢人君子。家之珍。邮、

國之禎。君其勉乎哉。墓在常州之西郊夾港口、愛月公諱儼、蕃君十一世祖云、